

学林

论衡

又一个知识大分流时代

陈恒

“自主的知识生产”既不是回归自我，也不是回归传统；既不是学术内卷，也不是与世界学术脱钩；既不是拒绝西方，也不是西方的替代方案。但今日世界肯定不是资本主义扩张文化的逻辑必然，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去解释存在，去发展未来，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与现状去创造知识新形态、学术新形态、文明新形态。英国著名学者杰克·古迪断言：“欧洲人夸大自己对世界社会甚至‘西方文明’的总体贡献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但却扭曲了事实。这种自我膨胀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他人的贬低；自我陶醉是一种零和游戏。”

如果说1500年之前的世界，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思想上、学术上、知识生产上打个平手的话，那么1500年之后的世界则是知识大分流的时期，中国在这些领域似乎落后了，能“一对一”进行对标的知识领袖并不多，西方逐渐成为世界知识生产的引领者。这是为什么？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我们今天又处在一个知识大分流的时期。AI改变了一切，数据的集成、算法的模型、算力的能级都在改变知识形态与认知模式。当代学人不能只做旁观者、崇拜者、美食家，我们不仅要欣赏者、赞美者、评论家，更要亲自下场，成为学术的躬行者、话语的倡导者、知识的建设者、学人的拼搏者，努力构建当代中国学术、后人创造当代传统。“物有甘苦，尝之者识”，要想成为新知识大分流时代的引领者，不仅需要努力，有时更需要策略。

长时段看历史、展望未来，任何行动的力量、精神的实质在于叙事，任何知识都可归根到叙事，任何话语、任何学术都是叙事的结晶，概念与话语的高度概括亦是不断叙事的结果。叙事造就了群体身份，造就了民族、国家、网络，也会成就未来。“各种叙述的目的就是话语竞争……所有的叙述实践都成了社会角斗场的表演。有机会表演，必须有机会写作和发表。”(陈新)

人类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与物质、传统与观念，让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理解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当然，我们也可以改造、完善甚至超越这些传统。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在物质与精神方面为人类提供了不非遗产，如果我们形成新文明，就必须研究西方世界的形成，研究西方知识生产的来龙去脉，汲取其中经验、方法和教训。比如：如何看待近代五百年？这是一个从多样的、魅力的世界到乏味的、单调的全球化的过程。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西方的概念已非空间所能涵括，西方是单数的，又是复数的；是连续的，又是中断的；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西方模式本身就是例外。如何看待美国的学术？美国拥有众多世界顶级大学、出版社、学术期刊，在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版图中占据很大比例。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标志着一从人类历史上的质的决裂，这恰恰是由于从那时以后欧洲人已经具有用他们的文明去征服世界的思想意识。……从这时开始，而不是在这以前，形成了欧洲中心论。”(萨米尔·阿明)人类文明千姿百态、丰富共存的局面也是从那时开始逐步瓦解，如何破解这一局面，是一个艰巨且漫长的任务。

面对这种思想霸权、知识霸权，虽然西方世界内部也在解构、批判，但这种植根于思想中的观念是很难突破的。我们要成为人类新知识和认知共同体的建构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甚至可能是数百年的努力。在此，请允许我引用王希老师和我的通信：“《谁在叙述谁的全球史：不对等与历史书写的陷阱》一文也在海外学者微信群中广泛分享，深受欢迎。……我也分享你的期待——中国人要成为新的世界知识和认知共同体的建构者，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的许多事实上是减少内外知识的鸿沟。这个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新知的过程。”敬重对手、研究对手、学习对手，有时目的并不是超过对手，这样的无意之为反而可以构建一种更加平等的文明。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二十四节气如何英译

曾泰元

二十四节气的英译还处于调整的阶段。有几个已逐渐形成共识，包括雨水、谷雨、白露、寒露。有几处英译或可再行推敲，包括芒种、惊蛰、清明、小满、处暑、霜降。

大雪已至。回想近两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于立春开幕，仪式上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仍令人回味。不久前的杭州亚运会在日期的选择上也蕴含了节气的考虑，2023年9月23日秋分开幕，10月8日寒露闭幕。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近年来关注度大增，2016年底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过，在非遗官网上，未见二十四节气的完整列表，只见立春之首的Beginning of Spring(立春)和节气之尾的Greater Cold(大寒)。而这里“大寒”的英文就和北京冬奥会所用的Major Cold不同。

这也是我看冬奥开幕式节气倒计时的一个印象——某些节气的英译，似乎和传统译法不同，比如小暑、小雪、小寒用minor来译“小”，大暑、大雪、大寒用major来译“大”。而传统的策略经常是用slight来译“小”，用great来译“大”。

事实上，在以上两个“大寒”的译法之外，还有其他译法，如传统上多用Great Cold，还有1975年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典》的Severe Cold。

节气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是深入民间、影响生活的日常术语，术语的英译不统一，或恐造成对外传播的障碍。

那么，英语世界出版的工具书有收录节气？传统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收了，是放在calendar(历法)词条底下的Chinese calendar(中国历法)里，以一个组成部分介绍的。“节气”是solar term(字面义“太阳期”，指太阳历的一段15天左右的时间)，“二十四节气”是24 solar terms，这是沿用已久的标准答案，也是冬奥会采用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节气”用语不同，是meteo-

rological cycle(“气象周期”，指二十四节气的体系)，或是point(“点”，指节气点或其所在的节气日)，抑或是period(“期间”，指15天的节气期)。网络时代的百科新宠“维基百科”也收，它以独立词条收了solar term，内容全面，宏观微观兼具，个别节气也都有独立的词条，内容丰富而专业。语义词典几乎不见节气的踪影，唯一的例外是词源至高的《牛津英语词典》。在其收录的茶术语young(雨前的)里，提到了中国的Grain Rain(谷雨)，称其乃4月末、5月初的solar term(节气)，并以half-month(半月)来注释。

我们自己也有多种节气英译的版本。北京冬奥版是经各方专家审慎研究定案的最终结论。中国气象局版是由节气的主管部门审定发布，有其规范性的色彩。“术语在线”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规范术语的数据中心，汇总了相关专业的建议。工具书有数部权威的汉英词典。

可见，二十四节气的英译还处于调整的阶段。更早之前的姑且不论，仅这短短的数十年间，个别节气的英文名称几经变动，上网搜索，还能发现其他不同的版本。

译无定法。我便不揣浅陋，略陈愚见，抛砖引玉。

我认为节气英译宜采用以下几个大原则：以名词短语来译；尽量采用基础词汇；自成体系的节气采取一致的译法；过去的译法如已形成共识，尽量尊重，不另起炉灶。

先来谈谈“二分二至”的英译。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也是国际术语，夏至Summer Solstice和冬至Winter Solstice是标准答案，沿用。春分有Spring Equinox和Vernal Equinox两种主要的说法，采平易通

用的Spring Equinox。秋分有Autumn Equinox、Autumnal Equinox和Fall Equinox三种主要的说法，采平易通用的Autumn Equinox。另外，March Equinox(三月分点，春分)、June Solstice(六月至点，夏至)、September Equinox(九月分点，秋分)、December Solstice(十二月至点，冬至)是为了平衡南半球观点的说法，我们在北半球暂不考虑。

“四立”的英译。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立”用beginning、不用start。这两个表“开始”的英语单词基本同义，但词频以beginning为高，更基础常见。

“三小三大”的英译。小暑、小雪、小寒的“小”用minor，大暑、大雪、大寒的“大”用major。小和大是反义词，英文有许多选择，但节气的大小指的是相对程度，用比较级色彩的lesser/greater或minor/major或许较为合适。这两组反义词的语义近似，lesser和minor都有“较小的；次要的；轻微的”之意，greater和major都有“较大的；主要的；重大的”之意，但minor/major的词频比lesser/greater高，更为常用，所以小暑Minor Heat，小雪Minor Snow，小寒Minor Cold，大暑Major Heat，大雪Major Snow，大寒Major Cold。

另有几个节气的英译已逐渐形成共识，可以沿用，包括雨水Rain Water，谷雨Grain Rain，白露White Dew，寒露Cold Dew。

芒种虽然各路专家多译为Grain in Ear，北京冬奥会亦采用，但这个共识有待商榷。

Grain in Ear(字面义“谷物结穗”)的grain是“谷物”，ear是谷物的“穗”，in ear(又作in the ear)是“结穗”，不过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以为是耳朵里有谷粒。芒种的意思是芒作物已经结穗，籽实黄

熟要尽快收割，下一拨作物可以播种了。Grain in Ear只翻译了“芒种”前一半的“芒”，后一半的“种”并没有交代。“芒种”的意涵丰富，连中文都需要背景说明，英译若想一次到位，难度较高。何妨采取直译，把它翻成Awn and Sowing(“芒与种”)，忠实传达“芒”(awn)和“播种”(sowing)这两大核心概念。

还有几处英译也可再行推敲，包括惊蛰、清明、小满、处暑、霜降。

惊蛰，传统的英译多强调昆虫苏醒(Awakening of Insects)，然而入蛰者不只昆虫，只提昆虫似嫌狭隘，重点若放在蛰伏，就能避开动物种类之争。惊蛰是蛰伏过冬(hibernation)的动物惊醒活动，因此惊蛰可译为Awakening from Hibernation(字面义“从蛰伏中苏醒”)，也可译为Emerging from Hibernation(“从蛰伏中出来”，即“出蛰”)。美中不足的是，awaken(醒过来)和emerge(现身)这两个动词都没有“惊”的含义。若要二选一，awaken的词频低，相对罕用，emerge的词频高，相对常用，而且to emerge from hibernation(出蛰)是hibernation的常见搭配(“入蛰”是to go into hibernation)，因此我建议把惊蛰译为Emerging from Hibernation。

清明，指的是此时草木萌翠，春意盎然，大自然清透明朗。常见的Clear and Bright and Bright and Clear词序不同，都表达了“清透明朗”之意，但都是形容词，用来作节气译名比较不妥。另译Pure Brightness(“纯净明亮”)是名词，意思到了，也是英译唐诗“清明时节雨纷纷”时许多西方汉学家采用的说法，北京冬奥会亦采用。

小满，指的是此时谷物“小得盈满”，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黄熟。北京冬奥会作Grain Buds。但我认

为，“满”作full，浅显直接。“小”在这里有“略少于”“将近”“几乎”之意，可以对应到英文的near(副词nearly的形容词形式)，因此建议“小”用near，“满”用full的名词形式fullness，把“小满”译为Near Fullness。倘若破格直译为Small Full，也不失为一个文化传播的策略。

处暑，指的是暑气至此而止，两个常见的英译是End of Heat和Limit of Heat，二者以End of Heat为佳，因为end(末端；尽头；终止)比limit(界限；限度；极限)更接近“处”的原意。除此之外，limit恐怕会让人想到极限、极值，造成误解，错以为处暑是炎热的极值，也就是最热的那一点或那一天。处暑，我建议用End of Heat。

霜降，指的是露结为霜，黄河流域在此时一般会出现初霜(first frost)。常见的英译多半用了descent(下降)这个关键词，然而在英文的逻辑里，霜不是下降的，霜是“到来”的，动词用的是arrive或come，翻译“霜降”时，可把动词改为名词形式，译为Arrival of Frost(“霜之至”)或Coming of Frost(“霜之临”)。若要二选一，因为coming比arrival浅显，所以我建议把“霜降”译为Coming of Frost。

节气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文化特色词的翻译以音译最为常见，放眼世界都是如此。用汉语拼音来英译节气，理所当然，不过这需要文化实力的累积，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待，强求不来。即使未来音译的节气成为正式的英语单词，依旧需要英文的解释和定义。英译的斟酌推敲仍有其价值，还是一条不可绕过的必经之路。

(作者为上海杉达学院英语系教授)

伟人“脑重”与第二大脑

王丁

1896—1899年，清末外交翻译、出身汉军旗的铁岭人张德彝随钦差大臣公使罗丰禄出使伦敦，曾经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西人谓人之灵性主乎脑之大小，即如德国首相毕尔马之脑重至一千八百六十七葛林(英分量名，每一葛林重约二厘)，其他前代名人如库威尔者重一千八百三十葛林，皮陆安者一千八百零七葛林，柯安者一千六百五十葛林，石宜乐者一千五百八十葛林，单特者一千四百二十葛林。总之聪明人之脑髓必重在一千三百葛林上下也。(《六述奇》)

文中的西人名字不好懂，需做考证，加以“重译”：毕尔马，今译俾斯麦，德国有名的“铁血宰相”。库威尔，居维叶，法国科学家。皮陆安，拜伦，英国诗人。柯安，康德，德国哲学家。石宜乐，席勒，德国诗人。单特，但丁，意大利诗人。除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其他五位科学家、文学家和哲人的名字张德彝似乎都不认识，只笼统说是“前代名人”。

“脑重”云者，说的是大脑的称量质量。以前在西方特别杰出的人去世后，头部特别受到珍视，面部和颅骨要用石膏翻模(当时有所谓颅相学Phrenology，认为人的心智特质能够根据头颅的形状确定)，可永久保存，大脑则经解剖后取出称量，所以留下了数据。

张德彝没有讲，他转述的“西人”之说来自何处。检索发现，就在张德彝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记下这组数据的一年1898年的9月，有一家英文医学杂志《颅相学杂志与健康科学》刊布了同一内容的报道，人物排名与张德彝这个记录完全一致。张德彝的信息来源显然就是当年的实时报道，可能来自某家英文报章对“科技新进展”的转述。而这次“脑重”在西方社



弗兰克·戴德《颅相学博士测量男童的头部数据以预估其未来》(1886)

会重新成为热门话题的直接起因，正是俾斯麦，他于1898年7月30日去世，解剖之后的这个数据登上名人脑重排行榜的榜首，为他的神话增重不少。

居维叶是六人中唯一的科学家。他创立比较解剖学，发现器官相关律，确立古生物学，开创地史学，建立自然分类系统。他主张的“灾变论”，与进化论分庭抗礼，对哲学产生过深远影响。他享有270个以他的名字乔治·居维叶命名的生物分类定名，巴黎埃菲尔铁塔塔身镌刻题名的七十二贤人，有他的一席之地。他还主张“科学种族主义”，以肤色区分地球人类为三组：白、黄、黑，白种最优越。由体质出发，进而对三色群体的文化优劣作进一步的发挥推广，说他的结论是“种族主义科学”，虽不全中亦不远。在俾斯麦出现之前，居维叶在“脑重榜单”上位列第一，被当成了高卢人智力优越的样本。

成人脑的平均重量，历来有不尽同说法，早期有说是1200克，也有1400克、1600克之说。现代新说：成年男性1345克，成年女性1222克。1907年《美国哲学学会纪要》发表了一篇长文《六大科学家的大脑之研究》，统计137个有名有姓人物的大脑样本，其中包括彼拉克、拉斐尔、笛卡尔、拉封丹、莱布尼茨、巴赫、海顿、贝多芬、高斯这样的“超级大脑”，得出了平均数据：1650克。作者斯皮茨卡主张1200克为人类平均脑重数值。

人们曾经相信，大脑的物理质量越大，其人就越聪明。但是，有一个有力的反例：爱因斯坦的大脑并不重，美国病理学家哈维在爱因斯坦去世后，解剖称量了他的的大脑，重量为1230克。如果按张德彝那个榜单，爱因斯坦是要垫底的，要是相信“聪明人之脑髓，必重在‘脑重榜单’上位列第一”，那么爱因斯坦就不能算是聪明人。仅凭常识，这无论如何无法服人——

爱因斯坦是一个公认的世界级科学家，而且达到此高度之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他不是绝顶聪明的天才而何？另一件让人诧异的事，是有关脑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说法：屠格涅夫以2012克名列榜首(他是在法国接受的死后解剖，在场有多位医生，而且尸检报告完整)，是唯一一个突破2000克大关的大脑——按照脑重理论论是比所有以逻辑思维见长的科学家更聪明。

曾经盛极一时的颅相学已经被证明为伪科学。现代科学也纠正了对脑量与智力存在正比关系的迷思，现在一般认为人的聪明程度实际与大脑灰质皮层上沟回的密度和大小相关，大脑神经网络的重要性逐渐成为共识。现代科学家通过对古人类的头骨化石分析发现，三千年前的人类的脑容量比现代人大多得多，许多物种的大脑比人类大多得多，但它们的智力不如人类。大脑很复杂，大小只是其中的一个参数。

回到张德彝以及他的蓝本记录，涉及的六大伟人都是“西人”，而且都是男性。后来的学者对此有所弥补，如那篇《六大科学家的大脑之研究》，所采样本总量为130人，其中就包括了4位女性，另有1位留德日本解剖学家。有关中国人的脑重，未见同时代的系统数据，但是有一个记载：孙中山的恩师，在香港行医的康德康(James Cantlie)博士曾在孙中山追悼会上说过如下席话：“我自知是医生，同时和孙君相处又久，确知中国人是世界优秀民族，脑力重量愈于西人，故中国人智力魄力特长，复经四五千年的进化，循天择演进之例，愈经天择愈精良，所以不是西洋人能够赶上的。”此言在特殊场合下或有客气友华成分。但康医生的研究早在此之前已为世人所知。英国驻华领事倭讷曾写过一本《中国人的中国》(1919)，次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即在该书书评中指出，“倭讷认为中国人的脑重数据低于国际平均值，这与著名外科医生康德黎爵士的证据正相冲突”。